

丹顶鹤

刊头题字:吴洪春

听鸟鸣 识天气

□顾萍

雨下个不停,在三楼,看香樟树梢与阳台齐平,花已经谢尽,雨打得叶子愈发绿而亮,风吹过来,掠过人的发和裙,雨的味道与青碧的草木清香扑面而来。坐在阳台上,看半日的雨,手伸出去,就可以摸到香樟树顶的叶,真是惬意。

外面潮湿闷热,窗帘没有掀起,整个卧室里阴郁郁的,静静听着细密的雨声,竹帘凉沁凉如玉,枕边几朵肤白的栀子幽幽地散发着香,平时的日子也许会觉得栀子的香气过于浓烈,不如白兰花那般优雅,但在这样闷热耐雨的梅雨季节里,只有这样的花香才能抵御各种被雨压制的复杂气味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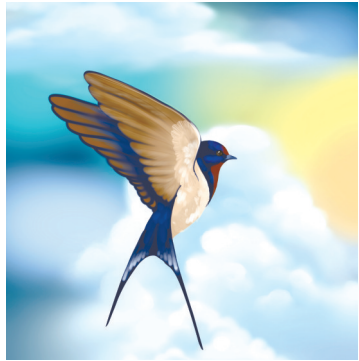
广玉兰在梅雨里开得更盛了,它们端坐着,拢着一花苞的雨,风吹起来,花朵微侧,那些雨水就滑了下去。可是再美的花也有谢的时候,最怕看到广玉兰花落,因为它的花瓣较大,每一瓣都明媚得让人触目惊心,皎洁的花瓣,像一柄小勺,上面却沁满了黑色的小斑点,一日萎过一日,慢慢就被碾落进泥土里了。

外面下着雨,“喇”一下将西瓜一剖为二,清凉的瓜汁扑上人的肩膊,丰沛的甜的味道,每一口,清鲜洁净,让人忘记外面湿漉漉的雨和泥泞的路。梅雨日,我喜欢吃各种瓜,丝瓜、冬瓜、水瓜、香瓜……清香通透,水一般,洗去了那些在梅雨里奔波的疲惫。

新采的箬叶被雨洗得又清又亮,清水里泡了一夜的糯米颗颗饱满圆润,鸭蛋黄油润润的,红枣去了核,带着红衣的花生洗净……从清水里取出箬叶,左右各三张,头尾交叠,卷成三角形,填入馅料,包成一个精巧的粽子。大火煮开,满屋子粽叶的香气,飘出去,与屋外悬着的菖蒲与艾的香气纠缠在一起,湿润的暖。

梅雨时的雨,有时连绵不断地下了又下。细密时,无声无息,迷漫一色,整个世界都笼罩在雨雾里。雨又大了起来,满耳的风声雨声,凌霄花被雨打落,一朵一朵萎在花藤下,像是褪了色的暗小喇叭。合欢的淡粉颜色愈发渺远,金丝桃的花却依然热烈,黄灿灿的,像是阴晦天气里一簇跳跃的火光。黄昏的时候,雨住了,开了窗,风涌进来,那些被雨滋润的草木清香也一起卷了进来,满室清幽,让人欢喜。

梅雨给人以尘世的烦扰,但也带来许多诗意的想象,雨的、风的、花的、食物的味道缠绕,就是你日日嗅着的梅雨季节的味道。



□陆应铸

今年7月中旬,我从平均海拔4米的盐城,来到平均海拔1640米的乌兰布统大草原,从天气炎热的苏北平原,来到凉爽宜人的蒙古高原,感觉天空更辽阔,更清透,更遥远,盛开在天幕上的大块大块云朵,更是妩媚迷人,妖娆多姿。

打听了几个村民,我才搞清楚所居住的农家乐“光影客栈”,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克什克腾旗红山子乡天太永村蛤蟆坝组,蛤蟆坝就在桦木沟国家森林公园景区内,这里是摄影家的乐园,光影客栈所有空白墙面都是摄影家们留下的精美作品,绚丽多彩的画面,就像那些令人心旷神怡的草原歌曲一样意味隽永,“美丽的草原我的家,风吹绿草遍地花。”“蓝蓝的天上白云飘,白云下面马儿跑。”亦诗亦画,宛若仙境。

连续四天的早晨,我都在草原上行走,哼着草原的歌,望着草原的山山水水、绿草繁花,欣赏晨雾缭绕朝霞灿烂,沉醉于变幻莫测的云彩。你看,那白的云,晶莹剔透,活泼而宁静,白得纯粹,纤尘不染,看一眼,就感到自己整个人都通透了清爽了,数不胜数的白云,一团团,一簇簇,仿佛一片片羽毛飘到了天上,又仿佛一片片花瓣撒向了空中,渲染着满眼都是的浪漫与欢乐。

如果说白云像纯洁的少男少女,烂漫天真,充满童趣,灰色云,则显得成熟稳重一些,是经历过成败体验过沧桑的中年,这些在蓝天与绿草之间徘徊的云,你不可能一眼看透它,它厚重却不压抑,深邃而不老成。我孙女两岁时用“黑白云”来描述灰色云,孙女跟我解释,黑白云就是黑色的白云,孙女的童话书里,经常讲白云的故事,很少说到灰色云。在所有的颜色中,灰是最有内涵的色彩,淡灰,浅灰,米灰,银灰,中灰,蓝灰,深灰,炭灰,层次分明,浑然天成,富有变化而不单调,轻盈飘逸而又立体多变。灰是化妆盒,灰是表情包,灰赋予云以生机活力,云因为灰而活色生香,有了灰,云就有了千姿百态;有了灰,云就有了排兵布阵;有了灰,云就有了起承转合;有了灰,云就有了喜怒哀乐;有了灰,云就有了千回百转;有了灰,云就有了高潮迭起。你看,阳光从灰色云的缝隙里穿出来,灰色云就镶了金边,灰色云泛着光泽,一束一束阳光,就好像追光灯的光柱,一道一道射下来,草原就成了舞台,马成了主角,牛羊成了主角,白桦林成了背景,斑斓花海成了背景,草原上的一切就有了浓厚的艺术气息,马头响起,呼麦唱起来,远村的炊烟升起来,一场梦幻大戏就要开演。

因为辽阔,草原的云,都很低矮,贴着天空,也贴着地平线,人站在草原上,仿佛伸手可摘。草原上的云为什么这样低?内蒙古远离大海,地处内陆地区,水汽供应相对较少,常年干燥,空气湿度较低,存在较强的大气稳定层,这种稳定层会限制上升气流的垂直发展,较弱的上升气流意味着云层往往在较低的高度形成。同时,蒙古高原特定的风向与地形条件,也使得云层集中在相对较低的高度。

家乡的云朵映衬着的,是星辰大海,辽阔滩涂,广袤湿地,沟河湖荡,水清岸绿,鱼翔浅底,万鸟云集,春夏秋冬,风调雨顺,铺陈着我祖祖辈辈的烟火日常。高原的云朵映衬着的,是巍峨挺拔,蜿蜒起伏,溪流潺潺,白桦苍翠,绿草如毡,牛羊成群,骏马奔腾,牧歌悠扬,奶茶飘香,象征着我诗情澎湃心驰神往的远方。家乡的云,是傍晚母亲唤归时屋顶升起袅袅炊烟,给我以亲切温暖;草原的云,是连绵起伏的山峦上摇动的旗幡,给我以远行的力量。

草原的云

□谢建祥

“谁谓鸣鸠拙无用,雄雌各自知阴晴。”古诗描述了春日的农村,天将降雨或天晴时,斑鸠在树上鸣叫的情景。庄稼人种地特别关注天气,种在人,收在天。天有阴有晴,鸟类预先知,在天气变化前常常有各种鸟鸣,过去我们西乡常以听鸟鸣来识天气。

那时,春天来了,空中常有布谷鸟边飞边唱:“布谷,布谷。”这时,父亲就会对母亲说:“天气暖了,圩上的那块地该布谷了。”在民间有“布谷催春种”的说法。布谷鸟叫后,一般不会会有强冷空气南下影响,预示来日是晴天或天气将转暖,有谚语言:“子夜杜鹃啼,来日晒干泥。”此时,庄稼人应抓紧春耕,不误农时。

奶奶健在的时候,每次外出去姑姑家,都要听听“天气预报”,因为离姑姑家较远,过去都是泥土路,一旦下雨就泥泞不堪,无法行走。奶奶所说的“天气预报”,就是听鸫鸟鸣叫,她告诉我:“鸫鸟是一个很好的义务天气预报员。鸫鸟不同叫声常常是不同天气的预兆。”乡亲们常说:“鸫鸟鸣死命地叫,雨儿渐渐打树梢。”它出现时,羽毛整齐,尾巴平摆,身躯微微向前倾斜,脖子前伸自然,不紧不慢地叫着“鸫鸫鸫——咕! 鸫鸫鸫——咕!”声音清脆,拖着音,叫叫停停,自由自在,表明是晴好天气。阴雨天,鸫鸟总是躲在树枝上,脖子伸得较长,声嘶力竭地连叫“鸫鸫鸫,鸫鸫鸫……”声音嘶哑,咕声叫得重,拖音较长。民间有“鸫鸟单声叫雨,双声叫晴”的说法。如果奶奶那天听到鸫鸟叫声是单声,一定会取消去姑姑家的行程。

作家汪曾祺的家乡高邮,和盐城都属里下河地区,气候风景相同。我喜欢读汪曾祺的书,他在书里曾经好几次写到斑鸠的叫声。在《天山行色》里这样写道:我家的荒废的后园的一棵树上,住着一对斑鸠。“天将雨,鸟唤妇”,到了浓阴将雨的天气,就听见斑鸠叫,叫得很急切:“鸫鸫鸫,鸫鸫鸫,鸫鸫鸫……”斑鸠在叫它的媳妇哩。到了积雨将晴,又听见斑鸠叫,叫得很懒散:“鸫鸫鸫——咕! 鸫鸫鸫——咕!”单声叫雨,双声叫晴。这是双声,是斑鸠的媳妇回来啦。“——咕”,这是媳妇在应答。汪曾祺的文字真是有趣,有时有股单纯、清顺、可爱的孩子气。

“风调雨顺”说的是庄稼与天气的密切关系。庄稼人种地对天气的变化尤为关注,掌握了天气变化,就等于掌握了农事的主动权,而听鸟语,则是他们了解天气变化最常用的方法。在乡下,喜鹊是最常见的鸟,它常常停留在高树上、

屋顶处,喳喳鸣叫。喜鹊喜欢明媚、暖和的天气,有“太阳鸟”之称,它对天气变化最为敏感。喜鹊的鸣叫,是天气的活预报,喜鹊发出婉转的叫声,边叫边跳,表示天气晴好;如果在树上飞飞落落,乱叫乱跳,说明阴雨将临。有谚语言:“喜鹊早晚叫,天气晴得好。”“久晴鹊噪雨,久雨鹊噪晴。”《禽经》记载:喜鹊“仰鸣则晴,俯鸣则阴”。还有:“喜鹊枝头叫,出门晴天报。”“喜鹊搭窝高,当年雨水涝。”这是一则很重要的信息,在我们盐城里下河水乡地区,由于地势低洼,夏季常被水淹,这对人们及早安排农事,避免自然灾害、保护劳动成果有着极大的帮助。

听鸟语是乡亲们知天气的重要方法。生活在乡村,受耳濡目染,也学到了很多这方面的知识,对鸟语有着不一般的兴趣。“两个黄鹂鸣翠柳,一行白鹭上青天。”该诗句是杜甫寓情于景的佳作。黄鹂也是农人最为关注的鸟。黄鹂又称黄莺,此鸟为夏候鸟,对天气的变化十分敏感。“莺处处有之。立春后即鸣,麦黄熟时尤其甚,其音圆滑,如织机声,乃应节趋时之鸟也。”唐代诗人王涯《广宣上人诗贺放榜和谢》:“龙门变化人皆望,莺谷飞鸣自有时。”人们在长期的观察中发现:黄鹂鸟发出类似猫叫声,则是天气转阴的预兆;若发出长笛般的叫声,则是天气转晴的预兆。民间则有谚语“黄鹂鸣,天气晴”的说法。



麻雀是离人最近的鸟。麻雀的窝总是造在人类的屋檐下、瓦楞里,与人类相邻而居,在日常生活里,它的叫声也听得最多。麻雀对天气阴晴、冷暖变化反应十分敏感,清晨,如果麻雀成群结队在地上有节奏地“吱吱吱吱”鸣唱,那么当天天气晴好;如果麻雀活动迟顿,羽毛凌乱,叫声“吱——吱”长鸣,则预示天气将由晴转阴或雨。同样,如果麻雀在傍晚提前入窝归巢并不时在窝边发出长而缓慢的鸣叫,也预示当晚或次日将会是阴雨天气。人们总结出:“麻雀叫声懒洋洋,定有雨一场。”“雀噪天晴,洗澡有雨。”“久雨麻雀叫,不晴也转好。”“麻雀叫得欢,必定是晴天。”麻雀是有名的“晴雨鸟”。

在乡村,猫头鹰是常见的鸟。它时常出入于林间树丛,飞行于旷野,捕食田鼠,保护庄稼,它的叫声与天气变化有密切的关联。在夏秋时节日出或黄昏时,如果猫头鹰连叫两三声,叫声像哭泣声,必是下雨的征兆。秋末冬初,天空中飞行着成群的乌鸦,黑压压的一片,有时乌鸦会落在树上鸣叫不停。当然,在我们这里,乌鸦和猫头鹰一样,都是人们不太喜欢的鸟,但乌鸦的鸣叫与天气变化有着十足的

关系。雨天时,当它们发出低沉的叫声,预示着将继续下雨;它们一旦发出高亢的叫声,预示着将会刮大风;当它们在低空飞行并不断鸣叫时,则是天晴的征兆。

燕子飞行的变化与鸣叫是准确的天气预报。有时,许多燕子低空徘徊不停,还伴有鸣叫,那是天将落雨的征兆。这现象常被我们水乡人所关注并利用。六月下旬,里下河水乡里的秧苗已全部栽插完毕,田野里到处是秧苗青青,“东风染尽三千顷”,碧绿的田畴沃野上空,紫燕盘旋,美景如画。这时的水乡村,会进入下阶段的农务——田间管理。同时还要忙于碾压打晒大麦,摘晒蚕豆、豌豆荚。夏日里,农家常有的曝伏、腌瓜子、做豆瓣酱等杂七杂八的事务也在这个时候一应俱全,所有这些,都需要晴好的天气来完成。这时也正值梅雨季节,风雨无常,人们对天气的变化尤为关注。而天气变化在燕子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。俗话说:“燕子低飞,出门带蓑衣。”“燕子低飞蛇过道,蚂蚁搬家雨就到。”“燕低飞,雨即来。”因为燕子以昆虫为食,将下雨时,空气里的水汽多,一些小虫飞不高,只能在近地面处飞来飞去,近地面的小虫活动频繁,燕子便低飞捕食,且呢喃不停,晴天的燕子则飞得又高又远,叫声也很响亮。看燕子飞行,听燕子鸣叫,可知天气变化,适当安排农务及其他事务。

我们这里地处盐城西城,属于水乡芦荡地区,地广水阔,水藻丰美,鱼虾螺蚌多,养鸭养鹅是家庭与集体常有的副业。那时,父亲给生产组养鸭,星期假日,父亲经常带着我划小舟,一起去放鸭,听惯了鸡叫鸭鸣,但鸡叫鸭鸣里也有学问,与天气变化紧密相连。所谓的“鸡风,鸭雨”,就是父亲讲给我听的谚语。即鸡鸣雨,鸭雨雨。放鸭时,父亲还告诉我,“鸭子,早呱呱,晚呱呱。”“鸡迟宿,鸭欢叫,风雨不久到。”他给我讲了很多,我都一一记在了心里。

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,乡间还流传着很多有关鸟类活动与天气变化的谚语。如:“今日公鸡早进笼,明天太阳红彤彤。”“麻雀囤食要落雪。”“野鸭南飞有寒潮。”“久雨闻鸟鸣,不久即转晴。”“燕子窝垫草多,雨水多。”“鸡晒翅,天将雨。”“这些是智慧的结晶,对预测天气特别灵验。

天气变化与人们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,过去人们总是通过各种途径去了解天气,掌握天气变化,为我所用。早在2000多年前,我国劳动人民就观察到鸟鸣与天气的关系。“风雨如晦,鸡鸣不已”,这是《诗经》中以记述天气与禽鸣的情形暗喻社会。

鸟鸣,大自然的天籁,也是一门特殊的学问。鸟和人类一样,对自然界都是有感知的,有些鸟对天气变化特别敏感,有着特异功能,它们“发布”的气象预报往往相当准确。在科技不发达的过去,这对人们日常生活和农事安排有很大帮助。

自然界是一个奇妙的世界,只要我们开动脑筋,善于观察,善于探索,就能了解大自然所蕴藏的更多秘密。



本版绘图:周蓉沁